

一代元戎 于波著



大将

张云逸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代元戎

大将张云逸

于波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将张云逸/于波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3
(一代元戎丛书)

ISBN 7-5033-1076-6

I. 大… II. 于… III. 张云逸-生平事迹 IV. K825.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21.80 元(膜)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一腔热血从戎去 (4)

夜茫茫,少年始知愁滋味
路漫漫,赤子寻觅报国门
淬火,辛亥革命的一把钢刀
一个炸弹队长的侠骨柔肠
是谁,鞭笞了龙司令的小舅子

第二章 戎马倥偬志未酬 (37)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小舟沉浮,一蓑风雨任平生
胜之旅,诞生在反叛的激战中
一个师也换不去的旅参谋长
北伐先锋,饮马汨水,鞭指贺胜
沙场上,一匹黑旋风似的战马
云逸千里,不会终止在武昌城头

第三章 百色起义惊天地 (108)

在大革命失败的日子里

目 录

风雨兼程赴邕江
寻求揭竿而起的最佳时机
倒蒋风潮中见大智大勇
力挽狂澜的大将之风
为了那辉煌的一天

1929年12月11日

第四章 铁骑突出刀枪鸣

..... (166)

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阻击战
强将手下无弱兵
第二种刚强：敢于失败
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
卧薪尝胆，矢志不移
深入苗山，扬鞭下榕江
百色山花二度开

第五章 千里兼程马蹄疾

..... (204)

走入一个残酷的历史误区
有情义重原则的长兄风范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跟上胜之，军旗不会倒
再不能盲从下去了

第六章 突破重围赴苏区

..... (245)

记住，咱们是红军

哭之笑之, 跟随着胜之
 听哟, 军长在马上唱起来
 面对意外的萧墙之祸

第七章 长征二万五千里 ... (277)

悲歌一曲赴乌江
 怀着必胜的信念, 越过泸定桥
 忘不了那擎起苍穹的手臂
 大草地, 那艰难跋涉的脚步

第八章 征鞍未下抗倭寇 ... (307)

铁肩不息担道义
 与叶挺合力兴建新四军
 开拓皖东根据地
 忍辱负重反“摩擦”
 半塔集, 军号呜咽泣鬼神
 在“皖南事变”的日子里
 发动闪电般的破袭战
 打出一连串自力更生的子弹
 挥手间, 淮南捷报频传

第九章 转战华东再加鞭 ... (380)

出师苏北, 一举攻克淮阴城
 跃马鲁南, 征战不休
 声东击西的“空城计”
 率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斗志不减追穷寇

目 录

第十章 梦里飞骑引雕弓

..... (404)

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壮心不已,雄风犹在

劲松不言风自高

一身正气,救助人于危难之际

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

铁骨铮铮,赢得身前身后名

归来兮!大将军万劫不灭的英魂

后 记 (448)

本书参考资料..... (450)

引 子

他，犹如一张良弓，一张创建过赫赫战功的良弓。

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为他留下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留下了累累伤痛和疾病。如今，这张弓老了。岁月无情，将他闲置在病榻之上。

遥想当年，那刀枪如林、强虏如云的沙场之上，他是何等的威风！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那就是他，他！武昌城下振臂一呼的他，百色城头揭竿而起的他，驰名于长江、黄河之滨的他。

而此时，那些峥嵘的岁月早已过去了。病榻之上的他，已然在淡泊之中淡泊了一切。或许，他会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来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弥留之际，他还会想什么呢？

他昏迷着。然而，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决不会。

——张云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将。你醒来，醒来吧！

“老军长！老军长……”

谁在呼唤？在哪里呼唤？为什么这声音如此熟稔？

是松涛呼啸的十万大山啊；是如泣如诉的左、右江啊；是迎风飘舞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大旗啊……

“老军长，我代表红七军的全体将士来了！”是莫文骅中将的声音。

……

哦，红七军的全体将士来了。

百色城头，那绣着金黄色的镰刀锤子的军旗，正迎着弹雨和硝烟呼呼啦啦地飞舞着，飞舞着。

旗是火焰似的大旗。

月是破晓的残月，吴钩一般。

破晓的哀兵死守住百色城，把一场保卫胜利的激战打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血肉横飞的前沿阵地上，威风凛凛地挺立着一个沉稳而又干练的指挥官。

那就是当年的他。

他一只手叉在腰际，一只脚蹬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在弥漫的硝烟中探出半个身子，那疾如电光石火的目光横扫整个战场

许卓率领的教导队在巷战中击溃了敌人，现在正向指挥所靠拢；二营长冯达飞手下的机枪连，也用猛烈的火力将敌人压下去了；司令部参谋莫文骅和黄奇彦带着十几个人，已经奋不顾身地逼近城门口。

城门口是咽喉要地。扼守住此地，就掐断了城内外敌人的联系。因此，这里的争夺异常激烈。

他，缓缓地将手中那支驳壳枪举起来，举起来。仿佛那不是一支枪，而是一块千钧巨石。这是一个习惯动作。他知道，只要自己接着大吼一声，一批战士就会冲上去，倒下来，又一批冲上

去……

多少人的生命系于一身。因此，他每次指挥战斗都要冷静地审时度势，以便抓住最佳攻击时机。

此刻，这个时机来到了。

一个老兵突然往掩体里一蹲，双手捂住脸哭了。

“怎么回事？”他厉声问道。

老兵哽咽着，说：“军长，我不是怕死。我只是想求你，我死后能得到一头牛的钱。你知道，我老爹已经耕不动地了。”

他听到这儿，眼睛也红了。他异常郑重地对老兵点点头。是的，他真恨不能做这样一头牛哇。他环视一下周围的人，要他们记住：老爹耕不动地了，必须有牛。随后，他轻声对这个老兵说：“紧跟在我身后。”

那支举起来的驳壳枪指向前方，猛听得雄狮般一声怒吼：“冲啊——！”

紧接着，他一下子跳出了掩体。

老兵也跳起来，一伸手抓住他的衣襟。老兵的声音颤抖了：“你，你是军长啊，你不能……”说着，一跃身冲到他的前头去了。

战场上的红军将士大声呐喊：“军长上去了！”

是的，军长上去了，全军的将士焉能上不去？！

人都说慈不掌兵。可是他，却以慈悲为怀以身先士卒为令，率领自己的部队在一场场硬仗中所向披靡。

……

第一章 一腔热血从戎去

夜茫茫，少年始知愁滋味

1909年秋，辛亥革命前夜。

五羊城一片萧条而又凄凉的景象。城东南，一个阴沉沉的院落，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门上横挂一把大号铁锁。这便是清王朝开办的广东陆军学校，又名黄埔陆军小学。

晚上，校园一片死寂。

寒窗半掩。孤灯一豆。灯下，伏案苦读的是一个17岁的少年。

他，来自广东（今海南）文昌县。3年前，他还是个读罢高小就辍学务农的孩子。文昌县有一赵姓望族。赵家有一子，名士槐，曾留学东洋，而后回国，在广州一支清军中执教。此人回文昌县探亲，再离别时便带上了个本乡本土的小仆人。

这个小仆人就是他——张云逸。

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离开琼崖岛开始了非凡的革命生涯。

那个赵士槐，似乎早就看出这孩子将来会有作为。在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这个打勤杂的小云逸硬是忘不了读书。

他什么书都看。在他的眼里，这书屋就是藏着许多奇珍异

宝的地方，恰如《天方夜谭》一书中所讲述的那个山洞。他读《史记》，读《资治通鉴》，读《三国演义》，读《天演论》，读《海国图志》，也读《本草纲目》……

无疑的，这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很让赵士槐喜欢。赵士槐擅谈兵书战策，闲暇之时便口若悬河，对着小云逸大讲一番即墨之战啦，昆阳之战啦，官渡之战啦，赤壁之战啦，乃至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兴之所致，时常忘了今昔何昔，竟至星稀月落。小云逸就这样，坐在一旁默默听着，想着。

赵士槐从旧垒中来，对八旗子弟可谓洞若观火，他张口便能数落出一串不清的腐败事实来。他不止一次愤愤地说：“国将不国，痛哉我泱泱华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难道，中国就没有救了吗？”小云逸不由得愁眉紧蹙。

赵士槐长叹不语，苦无良策。他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忧愤与彷徨之中艰难度日。壮怀激烈之时，面前的一二人也恍若上千听众，令他慷慨陈词，唏嘘不已。他也曾对小云逸说：

“切齿牢记吧，牢记那个不平等的《辛丑条约》，那个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1901年9月7日洋人们强加给我们的《辛丑条约》；记住那8个进犯我国的强盗：德国、俄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此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

赵士槐列举了八国联军在中国肆意横行的种种罪恶，又讲述了后来爆发的日俄战争以及社会政治形势。讲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的双眼顿时放射出希望的光彩。他问小云逸：

“你知道中国同盟会吗？缔造和领导它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你一定不陌生吧？”

是的，对于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小云逸早已不陌生了。

一个人对他所崇拜人物总是渴望多多接近和了解的。

小云逸知道，孙中山先生原名孙文，字逸仙，始学医后从政。他向李鸿章上书治国之本，未果。甲午海战爆发时，他重赴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这便是中国同盟会的前身。不久，他以行医为名去广州，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不料此事败露，侥幸逃离这场剿杀之后，他便流亡于香港、东瀛、美国、英国等地。此时，他已经成为遐迩闻名的革命家了。1900年秋，他和郑士良又在广州惠州发动武装起义，却又失败了。然而，他仍然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奔走着，继续领导广大民众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孙中山先生亲自缔造的中国同盟会，已经提出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共和国，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政纲，这无疑是东方地平线上放射出的一缕晨曦了。可是，这一次革命能成功吗？要知道，反动的清政府依然在苟延残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保皇派们不是在叫嚷“君主立宪”吗，那就是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王朝。而这个该死的旧王朝，它又能干些什么？

洋人的坚船利炮在肆意乱为，而大清的满朝顶戴花翎只能颤抖着匍匐在地，有几个大义凛然者挺身而出率领民众去抗击敌寇？我们国家真的危在旦夕了！江河呜咽；群峰崛起。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了。虎门销烟歌犹在；静海寺大钟作恨声。

早熟的小云逸焉能不忧国忧民！

夜不能寐。他真正尝到了愁滋味。

次日凌晨，他来叩赵士槐的屋门。话出口滚烫：赵先生，你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常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胜之谨记先生之教诲。那么，给胜之指一条明路吧！

赵士槐愣了片刻，仿佛不认识这个号为胜之的小云逸了。

是夜。几盘小菜，两杯残酒。赵士槐醉了，双眼红红的。沉

吟半晌，他终于开口了。

“明路？”他苦笑了一下，“明路何处有，把酒问苍天。”

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这个赵士槐，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赳赳武夫，话出口时常是子曰诗云。伤感的时候，便愈发袒露出他的书生气。

“想我赵士槐，若知明路在何处，还会披着这一身皮？”说着，他甩去军服仰面长叹，继而放开喉咙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大，化作一阵痛哭。

又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小云逸就难免惊诧了，赵先生一个堂堂大丈夫怎么哭起来？后来他才明白：一个人的情感好比越积越多的湖水，终有一天会冲决理智的大堤的。

“胜之！”赵士槐第一次称小云逸的号。又问他，还记得屈原的那句诗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小云逸不做声，默默地盯着这位启蒙师长。是的，他记得。然而记得又怎样？那位楚国的三闾大夫，最终还是含恨投入汨罗江去了。

再看赵士槐，也是一脸的忧郁。

终于，他果决地说：“收拾一下东西，你不能再做勤杂工了。”

就这样，小云逸被送入了军校。

路漫漫，赤子寻觅报国门

第一个学年之后，张云逸意外地获悉一个秘密。

那是一天傍晚，同窗好友郑乃言从外边跑回来，完全是一副又激动又神秘的样子。他在屋子里趑来趑去的，欲言又止。

云逸是个急性子，便站起身问：“你怎么了？说，说不说？”一

边就往手心哈气，要胳肢他。那手刚刚伸出，乃言先自笑起来。他压低声音说：“胜之，告诉你，咱们学校有同盟会。”

哦，同盟会！

张云逸惊喜得跳起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同盟会？我的天！

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同盟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它的基本主张，就是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

这真让人难以想像，在一个为封建王朝培养犬牙的地方，竟然也建立起这样的同盟会来了。

两个好朋友为此眉开眼笑。不过，兴奋之余又发了愁：同盟会是何等秘密的组织，它可不是随便就能够加入的。为难之际，他们自然又想到了赵士槐。他是这个军校的教官，一定知道同盟会的事情。于是两个人悄悄出门去了。

到了赵士槐的住所，说及这件心事。不料这位赵教官面如铁板一块，他冷冷地问：“同盟会？谁告诉你们的？”

“是……是我上一班的乡党，姓刘。”郑乃言有点紧张地回答。

“听说，步兵教官周远明还是同盟会的这个呢！”张云逸竖起大拇指，那钦佩的神情中还蕴含着几许稚气。他并不紧张。他深知赵教官的为人。

赵士槐长嘘了一口气，小声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要人头落地。千万保密呀！”

两个年轻人不由得面面相觑。

“那么，我们还能加入同盟会吗？”张云逸急了。

赵士槐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张云逸更急了。他说，国家已经不成样子，咱们不能再等

了。今年，长江流域先闹水灾后遭大旱，好端端的鱼米之乡竟然哀鸿遍野，饿殍不绝。当朝见死不救，反而加重了徭役，拉丁加税，老百姓没法活了啊。他说，一个热血男儿，不能救国救民岂不枉活世上。他说着说着，激动得声音颤抖了。这些话其实是犯大忌的，搞不好要人头落地。

说着说着，他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将骨节掰得“咯吧”作响。

赵士槐不能不动情了。他瞧着云逸和乃言这两个热血学子，连连说：“讲下去，讲下去！”

张云逸转身走到墙边，指着一张战事图：

大家看看，这里——澧水农民揭竿而起，直下浏阳；黄冈、七女湖也扬起造反大旗；防城、马笃山、河口、安庆炮马营、皖浙边界……老百姓都闹起来了。那么，我们还等什么？

话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心照不宣了。

夜深了。昏黑的苍穹，铁锅一般扣下来。张云逸和郑乃言起身告辞。出门之前，张云逸低声对赵士槐说：

“赵先生，我和乃言想去拜访周教官。”

这意思很明显，是要找地下同盟会的负责人呢。

赵士槐沉吟一下，没有立即做声。他迈出门坎，默默凝望着夜空。铅色的云隙里，几点残星闪烁着。他的语气重重的：

“心里这盏灯不灭，一定能找到报国之门。去吧！”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张云逸和郑乃言都是聪明人，自然懂得其中用意。

第二天晚上，两个年轻人佯作散步，随意走出校门绕过几个巷口。看看前后无人，便很快溜到周远明的宅院门前。

即将叩门之时，张云逸的心怦然一阵激跳。

周远明，毕竟是大清陆军学校的一个教官。莫非说，他真的是地下同盟会的首领？倘若是一种讹传，那怎么办？倘若他骨

子里是反对革命的，投身于他的门下岂不是自投罗网？

张云逸和郑乃言不由得对视一眼。几种不测，他们在昨天夜里就想过，连最坏的结果也估计过，可是到了需要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时，还免不了踌躇的。

周教官果真靠得住吗？张云逸冷静地思忖着。

两年前，一个留学东洋的热血男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返回故园。在日本，他耳闻目睹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不能不使他对因循守旧的满清封建王朝深恶痛绝。海外劲风，也被他带回校园来了。他见多识广，才思敏捷，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国民革命讲解得头头是道。这个有火一般爱国热情且又博学多才的进步军官，就是周远明。他，看上去与赵士槐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么，这样的人应该是靠得住的。

叩门的手终于落下去了。

许多人一生的道路是相当曲折而漫长的，但是紧要处往往也只有转折性的那么几步，尤其是在刚刚入世和涉世不久的青年时代。早年的张云逸就是这样，自觉地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

当他和乃言端坐在周远明面前时，竟有些拘拘谨谨的了。在场的还有另一位教官邓仲元。

邓教官端着茶杯很随便地站在周教官的身边，用一种探测的目光注视着这两个年轻人。他带的是高一年级的学员，给人一种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感觉。相比之下，他缺乏周教官那种热情爽朗劲儿。

周教官坐在云逸和乃言的对面，完全是一副亲切而又随意的样子。他递烟，两个学生摇摇头。他泡茶，两个学生摇摇头。他问，有什么事吗？两个学生又摇摇头。于是他仰面大笑起来，